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三期
2015年11月　　頁151~202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5.83.05

「便」的語法化考察*

張　麗　麗**

摘　要

本文考察「便」從上古至近代漢語的語法化演變，從動詞用法展開，逐一追蹤十二種語法功能的形成，並建構其語法化路徑。在其演變中，承接副詞與強調副詞是最為關鍵的功能，因「便」從這兩種功能各發展出多種副詞與連詞用法。無獨有偶，在歷史上經常與「便」相提並論的「即」與「就」不但也表現出多重語法化現象，甚至發展出的功能也無二致，這說明本文觀察的語法化演變在漢語史上有一定的普遍性。文中繼而探討承接副詞與強調副詞的特性，揭示三詞多重語法化之因，並確認其中演變環節並未違背語法化理論中的單向性假設。

關鍵詞：語法化　多重語法化　承接副詞　強調副詞　單向性假設

103.07.15 收稿，104.01.19 通過刊登。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NSC 101-2410-H-002-160-MY2)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第七屆漢語語法化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2013 年 10 月 11-14 日，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會上承蒙李宗江、張誼生、洪波、吳福祥等多位學者惠賜意見，兩位匿名審稿人亦提出諸多建議與指教，謹此一併深致謝忱。本文利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檢索資料，特此聲明致謝。文中所有例句均逐一與原籍核對過，確認無誤。依照歷史語法領域慣例，也為節省篇幅，文中引用例句不另註詳細出處。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一）問題緣起

承接副詞是漢語複句體系中最基本的關聯詞，可用於聯繫時間先後、因果、條件、假設等關係。然而漢語史上承接副詞的數量卻很少，「便」是其中至為重要的一個，盛行於東漢至清朝，不過，其承接功能是如何形成的，學界至今尚未提出明確看法。在漢語史上，「便」經常與「即」、「就」相提並論，就是因為三詞於歷史上接替扮演承接副詞的功能。然而過去研究顯然有厚此薄彼的情形，關於「即」與「就」承接功能的來源已有豐富的探討，相對地，「便」這方面的演變卻始終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是一個有待補上的研究空缺。

本文將首先考察「便」承接功能的來源。然而要探討此議題，勢必得先釐清「便」作承接副詞與立即義時間副詞（以下簡稱立即義副詞）這兩種功能之間的演化關係。關於這兩種功能發展先後，學界有兩派截然不同的看法。本文將透過詳細的歷史觀察，指出「便」首先發展出的副詞功能為承接副詞，且經歷「有利義動詞 > 趁便義副詞 > 承接性關聯副詞 > 立即義時間副詞」此一語法化路徑。

然而單單提出這樣一條語法化路徑是不夠的，還得妥當解釋下列兩方面的疑點。第一方面，一般說來，複句中的功能詞語法化程度較高，那麼從承接副詞到立即義副詞的演變，是否違反語法化中的單向性假設？而且時間副詞「便」除了可表示立即義，還可表示早已義，這兩種時間副詞用法之間具有何種演變關係？第二方面，「便」除了上述兩種副詞功能，還有祈使、轉折、反詰、儘管、強調、限定等副詞用法，此外，「便」也可作連詞，包含縱予、假設、讓步等功能，這些用法是否也位於同一語法化路線上？其間的演化關係為何？為何「便」能發展出如此多樣的語法功能？以上這兩方面疑點都將在歷史考察後逐一釐清。

（二）文獻回顧

關於「便」的歷史演變，最受關注的是其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功能的來源。由於「即」與「就」也發展出同樣功能，也由於二詞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故此先簡單回顧二詞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早期學界主流觀點認為「即」與「就」走的是下列語法化路徑：「動詞 >

立即義副詞 > 承接副詞」。李宗江探討「即」與「就」，[1] 以及孫錫信、姚琳、封傳兵、陳全靜等文探討「即」，[2] 皆持此觀點。「即」與「就」本為趨近義動詞，由空間上的趨近轉為時間上的趨近，便發展為立即義副詞；再由時間上的趨近轉為事理上的趨近，便進一步發展為承接副詞。這樣的推判看似合乎語言發展常態，但已遭張麗麗兩篇文章反駁。[3] 這兩篇文章分別探討二詞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來源，建構出「動詞 > 承接副詞 > 立即義副詞」此一語法化路徑。在此之前，曹廣順探討「就」、王克仲探討「即」、孫錫信探討「就」，已可見出二詞先發展出的副詞功能乃承接副詞，[4] 但相關討論較少。張麗麗二文討論更為詳細，除具體考察「即」與「就」這兩種副詞功能出現時代先後有別，承接副詞要早於時間副詞，並追蹤這兩種功能的形成過程。就承接用法而論，「就」是因為趨近義動詞後接零形回指賓語發展而成，而「即」除了有同樣演變，也從判斷動詞發展出承接用法；就時間用法而論，歷史上「即」與「就」二詞均可見到四種用法推動從承接到時間的演變。可以說，在二文之後第二派觀點已然成熟。

相對於「即」與「就」的豐富研究，「便」這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楊樹達認為「便」是從「就便」義發展出副詞用法，[5] 但只列出若干用例，未討論演變情形，李宗江甚至認為副詞「便」的來源不好說，懷疑有可能是同音假

1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總第 62 期（1997 年 2 月），頁 25、28-29。

2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 190。姚琳，〈由「立」組成的短時類時間副詞的演化〉，《南開語言學刊》總第 7 期（2006 年 6 月），頁 78。封傳兵，〈「即」的語法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67。陳全靜，《漢語並列式雙音時間副詞的詞匯化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47-48。

3 張麗麗，〈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臺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 年 9 月），頁 309-358。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39-168。

4 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總第 199 期（1987 年 7 月），頁 290。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中國語文》總第 219 期（1990 年 11 月），頁 443。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頁 189-201。

5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0。

借。[6] 有意思的是，近期研究也能分成兩派。持第一派觀點有楊榮祥，該文認為「便」是由便利義形容詞虛化為表示「突發短時」的立即義副詞，但未提出任何例證。[7] 持第二派觀點則有孫錫信，該文認為動詞「便」帶名詞性賓語時表「適合、適宜」之義，後接動詞性賓語時則表「以……為便」，繼而從此用法發展出「遂便」義。下面三例分別為該文所舉「便」在這三個階段的用例。[8]

（1）

a. 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b. 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史記．鄭世家》）

c. 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該文留意到此演變涉及賓語性質的轉換，這點意見大體是正確的，但在細節上還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動詞「便」的基本義恐怕不是「適合、適宜」，例句（1a）也不該如此理解，「便國」應是指使國家得利；例句（1b）的「人便思之」理解為「百姓以思之為便」，恐怕也不適當。此外，「以……為便」為何能發展出「遂便」義，這點該文亦未提出清楚的解說。

由上可知，關於「便」的動詞來源，過去文獻雖圍繞著「就便」、「便利」、「以……為便」這幾個相近概念，但均未能詳細揭示其用法特性及其與副詞功能的演變關係，可見得要說清楚「便」的演變，對其早期動詞用法需切實掌握。至於「便」首先發展出的副詞用法，如前所述，學界存在兩派對立的觀點，這方面也還有待釐清。下文首先詳細考察動詞「便」的各式用法，再從中推敲副詞功能的演變狀況。

（三）本文主張

細察「便」的歷史材料後，本文支持第二派觀點，主張「便」走的是下列

6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總第 62 期（1997 年 2 月），頁 26。

7 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356。

8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頁 192。

語法化路徑：

有利義動詞 > 趁便義用法 > **承接副詞** >
- **立即義副詞**
- 早已義用法
- 祈使用法
- 轉折用法
- 反詰用法
- 儘管用法
- **強調副詞** >
  - **縱予連詞**
  - 假設用法
  - 讓步用法
  - 限定用法

以上粗體加底線者為獨立功能，為動詞「便」所發展出的主要語法功能，其他則為臨時性用法，數量相對要少得多，且多半需依賴語境推判其功能，還不足以劃分為獨立詞類，故一律以用法稱之。在分類上，這些臨時用法併入鄰近詞類是比較合適的作法，例如趁便義可歸入承接副詞，早已義、祈使、轉折、反詰與儘管這五種用法亦可併入承接副詞，假設與讓步可併入縱予連詞，限定用法則可併入強調副詞，但為求細論各用法形成過程，故均將之區別開來。「便」絕大多數副詞用法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連詞用法則都源自強調副詞。

基於此一演變路徑，前述兩方面疑問也能得到回應。第一方面，「便」從動詞到承接副詞的演變，還經歷趁便義用法的過渡階段，至於時間副詞的兩種相對意思，即立即義和早已義，則皆來自承接副詞。第二方面，「便」多種副詞用法，包括祈使、轉折、反詰、儘管、強調等功能，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而限定用法則發展自強調副詞；至於「便」三種連詞用法，均源自強調副詞，其中假設與讓步屬臨時性引伸用法。

以上主張還需歷史證據作為後盾。下文將於第二節探討先秦時期「便」各種動詞用法，再於第三節探討「便」各種副詞與連詞用法的形成。

二、動詞「便」的用法

先秦時期動詞「便」的用法頗為複雜。此詞最主要是表示有利之義，所表示的概念涉及兩個配價：X為描述對象（行事或狀況）、Y為得利者（主體，包括人或國家）或得利點（事體），可搭配三種構式：

I　X 便：　[行事/狀況]$_X$ 有利（不及物用法一）
II　X 便於 Y：　[行事/狀況]$_X$ 對[主體/事體]$_Y$ 有利（不及物用法二）
III　X便Y：　[主體/行事/狀況]$_X$使得[主體/事體]$_Y$有利(使動用法）

以下（一）至（三）小節將逐一討論這三種構式，第（四）小節則討論賓語為動詞組的使動用法。

（一）不及物用法一：X便

在不及物用法中，「X便」構式表示「[行事/狀況]$_X$有利」。動詞「便」的主語多為行事或狀況，見下面兩組用例。[9]

A. [行事]$_X$有利：

（2）

a. 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_X$<u>便</u>，或謂[救之]$_X$不<u>便</u>，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戰國策．秦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

b. 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_X$<u>便</u>。（《戰國策．楚二．楚襄王為太子之時》）

c. [伐魏之事]$_X$不<u>便</u>，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戰國策．魏三．齊欲伐魏》）

d. 為君計者，[勿攻]$_X$<u>便</u>。（《戰國策．魏四．穰侯攻大梁》）

9 表此義的「便」還可作定語，如：「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戰國策．魏三．秦將伐魏》）

B. [狀況]$_X$有利：

（3）

a. 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_X$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戰國策．秦一．張儀說秦王》）

b. [國形]$_X$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戰國策．韓一．秦攻陘》）

c.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_X$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莊子．山木》）

d. 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_X$雖便，卒無眾，何益？（《呂氏春秋．離俗覽．用民》）

從上面例句可以看出，動詞「便」的主語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組，如（2a, b, d）。

（二）不及物用法二：X便於Y

第二種不及物用法為構式「X便於Y」，表示「[行事／狀況]$_X$對[主體／事體]$_Y$有利」。此構式的介詞賓語Y可以是得利者，多半為國家或人士之主體，見例（4）,（5）；也可以是得利點，多半為事體，見例（6）,（7）。另一方面，和不及物用法一樣， X可以是行事，見例（4）,（6），也可以是狀況，見（5）,（7）。[10]

A. [行事]$_X$對[主體]$_Y$有利：

（4）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_X$，必不便於[王]$_Y$也。（《戰國策．齊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B. [狀況]$_X$對[主體]$_Y$有利：

（5）

a. [其辭卑，而幣重]$_X$，必不便於[虞]$_Y$。（《春秋穀梁傳．僖2》）

b. 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_X$不便於[相國]$_Y$。（《戰

10 相應於「便於……」，也見得到「於……便」句式，如「敝楚見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戰國策．楚四．虞卿謂春申君》）

國策．東周．周共太子死》）

c. 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_X$，便於[三晉]$_Y$。（《戰國策．趙一．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

C. [行事]$_X$對[事體]$_Y$有利：

（6）

a. 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_X$不便於[事]$_Y$，何俗之不可變？（《戰國策．趙二．王破原陽》）

b. 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_X$，臣以為身利而便於[事]$_Y$。（《戰國策．魏二．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c. 是故[聖王作為宮室]$_X$，便於[生]$_Y$，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_X$，便於[身]$_Y$，不以為辟怪也。（《墨子．辭過》）

d. 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_X$之為便於[事]$_Y$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荀子．君道》）

D. [狀況]$_X$對[事體]$_Y$有利：

（7） 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_X$便於[事]$_Y$。（《韓非子．功名》）

從上面用例可以看出，「X便於Y」此表達常可斷成兩個分句，X獨立一句，Y出現於下句，[11]如例句（4）,（5a, c）,（6b, c）。這裡面也有特殊句構，如（6b）的基本結構應該是「臣以為[王厝需於側以稽之]便於事」，（6d）的基本結構則是「卿知[無與下爭小利]便於事」。由於「便」的主語多為行事或狀況，經常需要以一個句子來表示，我們認為這樣的用法是動詞「便」發展出聯繫複句功能的重要基礎。

11 固然斷句標點為後人所為，但文脈確實也呼應這樣的關係。

（三）使動用法一：X便Y

由上面兩小節可知先秦動詞「便」基本說來是不及物動詞，但是「便」也有使動用法，構成「X便Y」構式，表示「[主體／行事／狀況]$_X$使得[主體／事體]$_Y$有利」。此構式與「X便於Y」雖然相近，但所表達概念有顯著差異。「X便於Y」表示X對於Y有利，「X便Y」則帶有使動概念，表示X使得Y有利。證據有二：首先，此構式的主語可以是有意志的主體（國家或人士），是該主體有意造成某個有利結果，即使主語是行事或狀況，句中表達的也是有意達成的事件。其次，此構式中主語X與賓語Y之間經常出現「以」表示行事目的。

此構式中的Y一樣可以是得利者（主體）或得利點（事體），在此先看Y為得利者的情況。

A. [主體]$_X$使得[主體]$_Y$有利：

（8）

a. 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楚]$_X$必<u>便</u>[之]$_Y$矣。（《戰國策．秦五．獻則謂公孫消》）

b. [蘇秦]$_X$非誠以為君也，且<u>以便</u>[楚]$_Y$也。（《戰國策．齊三．楚王死》）

c. 夫[三晉大夫]$_X$，皆不<u>便</u>[秦]$_Y$，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戰國策．齊六．齊王建入朝於秦》）

d. 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_Y$之所<u>以</u>譎主<u>便</u>[私]$_Y$也。（《韓非子．孤憤》）

e. 故[仁人]$_X$之於民也，可<u>以便</u>[之]$_Y$，無不行也。（《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

B. [行事]$_X$使得[主體]$_Y$有利：

（9）

a.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_X$<u>以便</u>[家]$_Y$，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韓非子．孤憤》）

b. 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為[立法術，設

度數]$_X$，所以利民萌便[眾庶]$_Y$之道也。（《韓非子．問田》）[12]

c. 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_X$以便[國]$_Y$，殺身以安主。（《韓非子．說疑》）

d.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_X$以便[私]$_Y$者，必信於重人矣。（《韓非子．孤憤》）

e. 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_X$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節儉者以為陋，不以便[死]$_Y$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

C. [狀況]$_X$使得[主體]$_Y$有利：

（10）

a. 然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為]$_X$可以明法，便[國]$_Y$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韓非子．說疑》）

b. 秦公子之在外者眾，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_X$不便[主]$_Y$。（《呂氏春秋．不苟論．當賞》）

以上三組例句中，只有（10b）似乎沒有明顯的使動概念，因其主語為「人臣爭入亡公子」此狀況，不是透過意志能夠造成的。不過，我們認為此例為隱喻用法，仍帶有使動義。基本說來，此句也可採用「此不便於主」的構式，則是表示該情況對於主不利；但在此是要強調該情況將使主不利，故採用「此不便主」之結構。不過，像這樣使動概念不明顯的例子在此構式的用法中相當少見。

接下來看Y為得利點（事體）的情況。這組用例一樣表使動，且主語X的類型更多，除了前述的人士、行事與狀況，還有器物典章，見例（14）。在這類用例中，由於賓語為事體，故多是某個有意志主體所欲達成的目的，因此使動概念相當鮮明。即使主語X是狀況，也是該狀況使得事體Y得以成立，如（13a）中就是指情勢具有「便治利亂」的效能，（13b）的主語「賢君靜」雖為靜態陳

12 民萌，同「民氓」，指民眾、百姓。

述，一樣具有使動效能。即使主語為器物典章，也仍具使動概念，因為這些均是人刻意製造以利達成某些目的。

D. [主體]$_X$使得[事體]$_Y$有利：

（11）

a. 是故[聖人]$_X$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_Y$，不同其禮。（《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b. [秦]$_X$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_Y$；便[事]$_Y$，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戰國策．魏三．魏將與秦攻韓》）

c. 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_Y$，[君子]$_X$不如工人。（《荀子．儒效》）

d. [孫叔敖]$_X$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_Y$為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呂氏春秋．仲春紀．情欲》）

e. [人君]$_X$不能服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_Y$，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商君書．農戰》）

E. [行事]$_X$使得[事體]$_Y$有利：

（12）

a.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_X$，以便[民事]$_Y$。（《禮記．月令第六之三》）

b. 古之民未為知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_X$，以便[民之事]$_Y$。（《墨子．辭過》）

c. [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_X$以便[生]$_Y$，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呂氏春秋．季春紀．盡數》）

d. 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_X$，所以便[其勢]$_Y$也。（《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

e. 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_X$而便[說]$_Y$，魯國以訾。（《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

F. [狀況]$_X$使得[事體]$_Y$有利：

（13）

a. 夫[勢]$_X$者，便[治]$_Y$而利亂者也。（《韓非子．難勢》）

b. 是以[賢君靜]$_X$而有道民便[事]$_Y$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G. [器物典章]$_X$使得[事體]$_Y$有利：

（14）

a. 夫[服者]$_X$，所以便用也；[禮者]$_X$，所以便[事]$_Y$也。（《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b.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_X$，各便[其用]$_Y$。（《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

c. [萬物章章]$_X$，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_Y$，生無不長。（《呂氏春秋．孟春紀．本生》）

比較例句（3a）的「地形不便」與（11e）的「便地形」，以及例句（3d）的「勢雖便」與（12d）的「便其勢」，均可見出主賓語易位情形，後者的使動用法從此對比中可清楚見出。

（四）使動用法二：X便Y_{VP}

在先秦與西漢時期，「便」所帶賓語Y也可以是動詞組，概念相當於事體，而前述四種主語類型在此構式也見得到三種。

A. [主體]$_X$使得[事體VP]$_Y$有利：

（15） [管仲]$_X$非貪，以便[治]$_Y$也。（《韓非子．難一》）

B. [行事]$_X$使得[事體VP]$_Y$有利：

（16）

a.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_X$，以便[涉游]$_Y$，[短袂攘卷]$_X$，以便[刺舟]$_Y$，因之

也。（《淮南子・原道訓》）

b. 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_X$便[居]$_Y$，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13]

c. 蓋[古之均輸]$_X$，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_Y$，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鹽鐵論・本議第一》）

d. [百姓賤賣貨物]$_X$，以便[上求]$_Y$。（《鹽鐵論・本議第一》）

C. [器物]$_X$使得[事體VP]$_Y$有利：

（17）[刀]$_X$便[剃毛]$_Y$，至伐大木，非斧不尅。（《淮南子・說山訓》）

我們認為「便」正是在後接動詞組賓語的使動用法中發展出副詞用法，這點第三節將繼續討論。

（五）其他動詞用法

除了有利義，動詞「便」還可表示熟悉、習慣、擅長等概念。據鄭玄注，例句（18a）的「便人」為「便習此事之人」，「便」表熟悉、習慣之意；[14] 據張清常、王延棟注，[15]（18b）的「便」是熟習、擅長之意，另據何建章注，[16] 此例的「便」是用慣、熟悉之意；據高誘注，（18c）的「便」相當於「習」，當為熟悉之意。[17]

（18）

a.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禮記・表記》）

b. 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

13 陳奇猷案：「微為密之同音假字。」《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50。扣，挖掘。《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高誘注：「扣讀曰掘。」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頁 534。

14 唐・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 54，頁 1729。

15 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 481。

16 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706。

17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56。

是損君而弱國也。（《戰國策．趙二．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c.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淮南子．原道訓》）

此外，「便」還可讀作房連切，表示安適、安於之義。據何建章注，例（19a）的「便」相當於「安」。[18]

（19）

a. 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戰國策．秦三．應侯失韓之汝南》）

b. 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史記．魯周公世家》）

這兩種用法也都可以搭配「便-VP」結構，分別表示「熟悉、習慣、擅長-VP」與「安於-VP」的意思，均屬述賓結構，見下列兩組用例。

（20）

a.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莊子．達生》）

b. 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淮南子．詮言訓》）

（21）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史記．鄭世家》）

由於「便」這兩種用法較少見，容易誤讀，以致不少辭書都舉（20a）為「便」最早的副詞用例，但王力認為此例的「便」表熟練，[19] 李宗江也推測此例當屬

18 何建章，《戰國策注釋》，頁 197。

19 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29。

熟習、擅長之義。[20] 也有學者認為例句（21）表「以……為便」，是取「便」的有利義，而且是意動用法。[21] 但如前所述，「X便Y」主要是表示使動概念，而非意動用法。此例的「百姓皆便愛之」、「人便思之」與（19b）的「百姓便君」表達概念是相通的，只是賓語由名詞性轉為謂詞性，故本文推判此例是表示安於之義。

三、副詞與連詞「便」的形成

（一）承接副詞

前文指出，有利義動詞「便」的用法隱含著複句關係，因為「便」的主語往往為某行事或狀況，而「便」字句本身則為引發的有利事件。我們也留意到，「便」與主語X之間往往可以中插關聯詞，如「以」、「而」、「且」、「則」、「則是」等，可見例句（8）~（17）以及下面用例中曲底線標示處，顯示其間已然具有目的、條件等複句關係。而且這樣的特性不限於及物用法，（22a）為不及物用法，也相當於複句結構。

（22）

a. 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_X$則不便也。（《韓非子．詭使》）

b. 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_X$而便[私]$_Y$者也。（《韓非子．人主》）

c. 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_X$，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_Y$也。（《管子．正世》）

我們認為這樣的用法特性是「便」得以發展為承接副詞的關鍵，尤其是Y為動詞組的情況，也就是在「便-VP」這樣的結構中。「便」字句本身就蘊涵複句關係，「便」的主語與後接成分均可為動詞組，構成發展為複句的基本條件。除此之外，還需另外一個條件的配合。第二節所列「便」的例句可分成下

20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總第 62 期（1997 年 2 月），頁 26。

21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頁 192。

列兩種狀況：第一種表達說話者的主觀判定，是說話者認為主語X（對Y）有利，前述兩種不及物用法皆屬此類；第二種則是表示執行者所欲達成的有利目的，[22]前述兩種使動用法皆屬此類。是在第二種表達中動詞「便」產生變化，原本表示執行者有意執行事件X使得Y有利，這句話的意思也可能是執行者想趁事件X所提供的有利狀況執行事件Y。其間差異的關鍵在於動詞組Y是得利的事件，還是主語想執行的事件。而能夠有此新解，關鍵在於「便」所陳述的事件是一次性的還是多次性的。第二節所舉動詞「便」的各種用法，都是指向普遍狀況，也就是多次性狀況，例如例句（16a）中的「[短綣不絝]$_X$，以便[涉游]$_Y$，[短袂攘卷]$_X$，以便[刺舟]」，此句陳述當地人的特殊穿著是為了有利於從事水上活動，此乃普遍狀況，而非單次性行為。例句（23）則為單次性事件，因而可以兩解，既可表示「令秦攻王，以有利於取陰」，亦可表示「令秦攻王，以趁此之便取陰」。這是因為單次性事件才能成為可趁之機，機會是一次一次論的，若是普遍狀況，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歧義。

（23）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_X$，以<u>便</u>[取陰]$_Y$。（《戰國策．趙四．齊欲攻宋》）

在新的解釋中，「便-VP」便從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一旦「便-YP」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便」就虛化為副詞。

「便」作副詞的例子出現於西漢，見例（24）。這些用例中的「便-VP」都表示「趁便VP」之義。由於受到「便」原用法的影響，「便」在概念上一定回指前方特定事件。楊樹達《詞銓》認為副詞「便」源自「就便」義，[23]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例（24a, b）及下文所舉例（25a, e）亦在該文所舉副詞之列。

（24）

a.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u>便</u>[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史記．項羽本紀》）

b.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

22 在此不一定是主語 X。當主語為動詞組時，往往是出自該動作執行者之意願。

23 楊樹達，《詞詮》，頁 10。

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史記．東越列傳》）

c. [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這三例中的「便」都無法解為有利之義，只能解為「趁此之便」，不但因為這些都是單次性事件，而非普遍狀態，還因為這些例子中「便」字句的主語不再是執行先決事件的主體，其中目的關係已不復存。例句（23）中，「令秦攻王」與「以有利於取陰」都是同一主語李兌所為。但例句（24）的情況則否。例（24a）中跟隨陳嬰的人達到兩萬人，東陽少年便想趁勢推舉陳嬰為首領，但是「縣中從者得二萬人」並非東陽少年所為；例（24b）中，南越造反，漢軍攻下其國都番禺，而揚言要出兵助陣的東越卻遲遲未到，故將軍楊樸想趁勝追擊，出兵攻打東越，很明顯的，「漢破番禺」目的不在打東越；例（24c）漢武帝派司馬相如到巴蜀以就近安撫西夷，他就趁便平定西夷，情況也一樣，先決事件乃武帝所為，而非司馬相如。這方面的轉變也導致前後句段關係改變：從使動用法所聯繫的目的關係（見例句（8）-（17））轉為承接與因果關係，例（24）的三個例子皆兼具這兩種關係。

從這幾例還可看出，「便」後動詞組變得更為複雜。有利義動詞「便」所後接的VP多為單音節或雙音節動詞組，如「治」、「涉游」、「刺舟」、「居」、「貢輸」、「上求」、「剃毛」等，見例句（15）-（17）。如前所提，這些都是陳述普遍事件，故都是以事件類型陳述之，賓語也都屬泛指性質。但在這三例中，動詞組不再限於單個動詞或陽春式述賓謂語，而變得豐富起來，如「引兵擊東越」、「略定西夷」，有連動結構，也有帶修飾語的，且賓語皆為特指，而非泛指。

有文章認為例（24a）中的「便」為時間副詞。[24] 據本文觀察，「便」表立即義的確例出現於東漢，此例若表立即義，則成了西漢時期的孤例。更何況

24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總第 62 期（1997 年 2 月），頁 26。

西漢時期的「便」確定可表趁機義，且此例以趁機義解之在文意上更為合宜的，楊樹達的《詞銓》也是這麼解的。[25] 也有文章認為（24b, c）這兩例中的「便」為承接副詞。[26] 這兩例都不是典型的承接複句，所在句都和引發事件隔有一段距離，如例（24b）是「漢破番禺」，特別是例（24c）應是承「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而論，距離更遠。

到了東漢，「便」出現可同時解為趁便與承接副詞的用例，如例（25），還出現只能解為承接副詞的用例，如例（26）。以下以「前承句」與「後承句」稱呼「便」所在複句的前後分句。

（25）

a. [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漢書．武帝紀》）

b. 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c. 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d. 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漢書．翟方進傳》）

e. 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漢書．游俠傳．原涉》）

f. [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漢書．王莽傳》）

（26）

a. [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漢書．嚴朱

25 楊樹達，《詞詮》，頁 10。

26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頁 193。

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b. 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c. 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d. 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漢書．揚雄傳》）

e.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漢書．酷吏傳．嚴延年》）

趁便做一件事就是接著做一件事，從趁便到承接，正是經歷如例（25）這類可兩解的用例。例（25）諸例的前承句均可理解為可趁之機，故「便」可解為趁便義；另一方面，句法上，這些例句中的前承句與「便」所在後承句緊密相連，概念上，前後兩事件亦前後緊密相接，已具備典型承接複句特性，「便」在此類用法中便有可能被重新理解為承接副詞；例（26）也屬典型承接句式，但從語境可知當下並無可趁之機，「便」無法解為趁便之義，只能解為承接義。此組例句中的「便」除可聯繫時間先後關係，如（26b, c, e），還可聯繫條件關係，如（26a, d）。

值得留意的是，與此同時，佛經中「便」語法化程度要高得多。東漢佛經不但有豐富的「便」作承接副詞用例，且經常用於條件關係，可用於多種排比句式，如例（27a-d），還可見到搭配假設連詞「若」、「如是」、「儻」或假設助詞「者」，如例（27c-f）。

（27）

a. 如是比丘，聚賢者，能得事賢者；[已事賢者]，便[聞法言]；[已聞法言]，便[致信本]；[已致信本]，便[得念本]；[已得念本]，便[攝守根]；[已攝守根]，便[得三清淨]；[已有三清淨]，便[得四意止]；[已得四意止本]，便[有七覺意]；[已有七覺意]，便[有無為解脫得度世]。（東漢《佛說本相猗致經》）

b. [已聞如是法]，便[見陰無所有]，便[見陰空]，便[見陰輕]；[以見]，便[意解]，便[意淨]，便[意止]，便[意解脫]。（東漢《佛

說普法義經》）

c. [若比丘五因緣具]，便[應禮名聞]，便[應從人受叉手]，便[福地無有極]。（東漢《佛說七處三觀經》）

d. [如是異道人]，便[還去]。……[是弊魔]，便[作是念]。（東漢《道行般若經》）

e. [儻有無子愁毒者]，便[化入腹中作子]，各為父母家室，說經令得度脫。（東漢《佛說佗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f. 迦葉答曰：「中有神龍，性急妬惡，[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燒害於人]。」（東漢《中本起經》）

東漢佛經也見得到「便」和「即」前後對應的用例，還出現「便即」、「即便」的連用情形，這些用例皆表承接，亦可見出當時「便」具有和承接副詞「即」一樣的功能。[27]

（28）

a. [是鬼神]即[當去]，[是弊魔]便[作是念]。（東漢《道行般若經》）

b. [意念欲令水轉流行]，便[轉流行]；[意欲令滅不現]，即[滅不現]。（東漢《阿閦佛國經》）

（29）

a. [其意欲悔]，便即[捨去]。（東漢《道行般若經》）

b. [王遙見如來相好光光]，即便[下車]。（東漢《中本起經》）

承接副詞「便」大量用於佛經，其數量遠遠高於同時期其他文獻。[28] 據本文統計，在Zürcher所確認的29部反映東漢口語的佛經中，[29] 「便」的承接副詞

27 下面兩組例句轉引自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114。

28 我們在《漢書》中僅找到五個確例，已列於例（26），《論衡》則未見純表承接的用例。

29 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97-225。

用例多達1143筆，但是沒有任何一筆時間副詞的確例。[30] 佛經資料也說明「便」的承接副詞用法當早於時間副詞。我們還留意到，不同譯經者使用「便」的頻率有顯著差異。以下是在同一批東漢佛經中「即」字和「便」字出現的總數，固然這樣的統計不夠精細，「即」與「便」並非只作承接副詞，但在東漢佛經中，這兩個詞是以此用法為主，故此數據仍有一定代表性。從下表可知，安世高、安玄與嚴佛調明顯傾向採用新出的承接副詞「便」，而支婁迦讖、支曜、曇果、康孟詳與竺大力則是兼用「便」與「即」這兩個承接副詞。[31]

表一：東漢譯經者使用「即」與「便」次數比較

譯經者	即：便 次數比	即：便 百分比
安世高	19：666	3%：97%
安玄共嚴佛調	4：57	7%：93%
支婁迦讖	228：433	34%：66%
支曜	14：29	33%：67%
曇果共康孟詳	77：92	46%：54%
康孟詳共竺大力	65：61	52%：48%

為何譯者對這兩個詞會有不同的選用傾向？本文推測這可能和譯經人在文體上的斟酌有關。歷史上佛經有逐漸典雅化的傾向，反倒是到了六朝以後有不少佛經只用承接副詞「即」而不用「便」的，像是《大智度論》（後秦）、《大品經遊意》（隋朝）、《華嚴經合論》（唐朝）、《七佛經》（宋）等。但選詞傾向並不影響「便」字特性。比較東漢時期兼用「即」與「便」的佛經，這

30 由於承接副詞先出，時間副詞後出，故本文採用劃分標準是，只要帶有承接副詞特性的均歸為承接副詞，因此，下列幾種句式雖可能帶有立即義，但仍歸為承接副詞。一、表立即性承接關係的承接複句，如「他一開口便後悔」，可見後文例句（32）。二、前分句濃縮為時間詞的承接用法，如現代漢語的「今天就走」，可見後文例句（33）-（35）。三、廣義承接用法，如現代漢語的「就這麼辦吧」，可見後文例句（36）。經反覆詳細檢驗，僅得九個疑似立即義副詞的用例，但都被我們排除其可能性，例句與理由均列於文末附錄。

31 本表係根據 Zürcher 所確認的 29 部反映東漢口語的佛經所做的統計。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頁 197-225。

兩個承接副詞在用法上並無差異；比較主用「便」的佛經與兼用「便」的佛經，其用法也都一樣豐富成熟。

本節說明，「便」在「便-VP」的構式中，於西漢發展出趁便之義，繼而於東漢發展出承接用法。東漢譯經者已大量採用新出的承接副詞「便」，不但數量眾多且用法成熟。佛經資料也清楚顯示，「便」的承接副詞用法當早於時間副詞。

（二）時間副詞

立即義副詞「便」的確例出現於南北朝，例子不多見，有用於肯定句的，見例（30），也有用於否定句的，見例（31）。這兩組用例中「便」不與前文相承，且往往從前後文可推得「便」含立即義，例如（30）中的「歷時」與「便」對仗，後文又有「速」說明其特性，或是（31e, f）前後中的「應先試之」、「小住」都提示出立即義。

（30） 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三國志．魏書．后妃．文昭甄皇后》注引《魏書》）

（31）

a. 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抱朴子內篇．道意》)

b. 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後漢書．班梁列傳》）

c. 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三國志．魏書．明帝叡》）

d. 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三國志．蜀書．譙周》）

e. 時惡生王宮門之中，卒有死雉，如轉輪王所食之雉。而惡生王即欲食之。時一智臣，白於王言：「然此雉者不宜便食，應先試之。」（元魏《雜寶藏經》）

f. 上座得分已欲持起去，跋難陀言：「上座小住勿便去。」（後秦《十誦律》）

張麗麗探討「即」與「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也認為二詞此功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且指出是受到四方面用法的推動，分別是立即性承接用法、前接時間表達的單句用法、廣義承接用法以及否定用法。[32] 據本文觀察，「便」此線演變也一樣受到這四種用法的推動。

第一種是立即性承接用法。承接副詞「便」從形成之初便經常聯繫立即性承接關係，如下所示。在這些用法中，「便」可能受到上下文的暗示而沾染立即義。承接複句不必然帶有承接副詞，在這樣的語境中，「便」遂可能被重新理解為時間副詞。但由於時間副詞發展自承接副詞，是故在這些典型的承接複句中，「便」究竟是否已由承接副詞轉為時間副詞，我們無從判定。必須其使用範圍超出原本的承接語境，才可能偵測出變化，故下面例句中的「便」仍應判為承接副詞，但我們不排除例中的「便」已沾染立即義。

（32）

a. 譬如雞毛亦筋，[入火]便[縮皺不得申]。（東漢《長阿含十報法經》）

b. [持繒裹著水中]，水便[如摩尼珠色]。（東漢《道行般若經》）

c. [便持是華供養散佛上]，其華於佛上，便[化作珍寶華蓋]。（東漢《佛說佗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d. [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東漢《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e. [菩薩一言]，便[成老母]，頭白齒落，眼冥脊傴，柱杖相扶而還。（東漢《修行本起經》）

第二種是前接時間詞組的單句用法。「便」在東漢六朝時期就有不少此類用法，可表示三種時間上的承接關係。第一組相當於「等到……，就……」（見33a-c）或是「還沒到……，就……」（見33d, e）；第二組相當於「沒多久時間，就……」；第三組相當於「在當下，就……」。

32 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47-151、153-156。

（33）

a.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吳《佛說義足經》）

b. 將來世尊展轉相謂，族姓子、族姓女，[來世]便[為如來至真等正覺]。（西晉《正法華經》）

c. 但晝則俗話[夜]便[睡眠]。（西晉《阿育王傳》）

d. [彼未得乞食時]便[興瞋恚興想著念]。（東晉《增壹阿含經》）

e. 復雨大沙礫石在波斯匿宮上，[未墮地之頃]便[化作七寶]。（東晉《增壹阿含經》）

（34）

a. 中有一花七寶光色，[須臾]便[萎]，失其本色。（東漢《修行本起經》）

b. 身自見遠叢樹，便意生入中，便中陰滅生所墮處，[即時不久]便[見刀葉樹墮中]，是名為地獄。（東漢《道地經》）

c. 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魏書．景穆十二王上列傳．京兆王子推》）

d.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世說新語．汰侈》）

e. 文殊如申臂，[頃]便[到東方]。（梁《經律異相》）

（35）

a. 拘律陀念曰：「吾師臨終，囑授弟子，令吾成濟；[今]便[委棄]，義所不安。」（東漢《中本起經》）

b. 誠不實言，[當此之時]我便[化作佛身相]，示諸種好。（東漢《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c. 初婚之日，君自發言誓不相捨，如何[今日]便[欲獨往]？（吳《菩薩本緣經》）

d. 爾時如來成佛未久，眾人稱號名大沙門。[是時]月光長者便[作是念]：我可以因緣具向大沙門說之。（東晉《增壹阿含經》）

e. 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趙岐》）

這幾組用法皆可說是承接複句的緊縮形式。在這三組用法中，「便」前方的時間詞組充任前承成分，「便」正是承接該時間表達而論，「夜便睡眠」就是「到了晚上，就睡覺」此一承接複句的緊縮形式。其中第二種和第三種均強調立即性，長期使用下來，「便」也可能受到語境燻染而帶有立即義色彩。但和前一種用法相同，必須不帶時間詞還能表立即義，才能判定演變已然確立。故這些例句仍屬承接副詞用例，但我們不排除例中的「便」已沾染立即義。

第三種是廣義承接用法。本文所謂廣義承接用法，是指「便這樣吧」、「你便走吧」這樣的口語用法。「便」雖出現在單句中，但語義上有所承，只是所承對象多半不出現在言談中，較為空泛抽象，大體是指說話當前的狀況，意思大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便這樣吧／你便走吧」。下面例句中的「便」均屬此類用法。

（36）

a. 夫人白王：「欲啟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東漢《中本起經》）

b. 卻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逢梵志，請令持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顧命梵志，汝便[斟酌]。（東漢《中本起經》）

c. 即出詣佛，叩頭自悔：「稟性空頑，惡意向佛。愚人所誤，幸唯原之。願佛便[還精舍]。七日之中，當修所供，奉迎至尊。」（東漢《修行本起經》）

d. 太子下馬，解身寶衣纓絡寶冠，盡與闡特。告言：「汝便[牽馬歸]。」（東漢《修行本起經》）

e. 及世祖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羣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宋書．羊玄保列傳》）

廣義承接用法脫離複句語境，而且「便」所前承的內涵空泛，這使得「便」的承接義淡化，容易進一步語法化。這組例句均為典型廣義承接用法，從上下文推敲，各例句都不用於描述急切性事件，很難說帶有立即義。下面例子兩解的可能性較高，主要還是根據事件特性判讀。（37a）中由於後句「隨後到」含有迅速概念，故前句也可能描述同樣情境；（37b）中由於釋迦父親護子心切，故

此例除表廣義承接，也可能表立即義。不過，這兩例都還不能算是時間副詞的確例。

（37）

a. 迦葉白佛：「願大道人留止，欲相供養。」明旦作飯，自行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到。」（東漢《中本起經》）

b. 王念太子，常在宮中，未曾執苦，即問其僕，太子何如。對言：「今在閻浮樹下，一心禪定。」王曰：「吾令監作欲亂其思，然故禪定，在家何異？」王敕嚴駕便[往迎之]。（東漢《修行本起經》）

其四是否定用法。承接副詞「便」從東漢開始，就常用於否定分句中，表達否定性承接關係，「便」表「因此就」之義。否定後承句的前承句有兩種，一種是呼應肯定後承句，一種是呼應否定後承句，以下分別以[ ]α與[ ]β標示。例如「張三病了，怕耽誤工作，不敢便去看醫生」是如此標示：「[張三病了]α，[怕耽誤工作]β，不敢便去看醫生」，因為「張三病了」呼應肯定後承句「便去看醫生」，而「怕耽誤工作」則呼應否定後承句「不敢去看醫生」。

下面第一組用例為承接用法，「不便-VP」表示「不因此就VP」；第二組則允許兩解，「不便-VP」既可表「不因此便VP」，亦可表「不立即便VP」。

（38）

a. 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行暴害、心專妒嫉。[能撿此三]α，雖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貴自由。（東漢《中本起經》）

b. [仙人有大威德]β，金翅鳥不敢便[入]。（東晉《摩訶僧祇律》）

c. [五經雖不載]α，不可便[以意斷]也。（《抱朴子內篇．黃白》）

d. 各自[以不掌民事]β，不肯便[有所陳]。（《三國志．吳書．吳主權》）

e. [劭雖所行失道]α，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宋書．二凶列傳．元凶劭》）

（39）

a. [今云結婚]α，未必便[以此年成禮]。（《三國志．魏書．武帝操》注引裴松之案語）

b. 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β，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三國志．魏書．王基》注引司馬彪《戰略》）

c. 靈太后[以妹壻之故]β，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叉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魏書．道武七王列傳．京兆王黎．叉》）

d. 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β，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宋書．王誕列傳》）

e. 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β，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魏書．李先列傳》）

這兩組的區別主要靠上下文判定。第一組例句中「便」後接事件在後來是不可能發生的，是為典型的承接用法；第二組例句中，「便」後接事件在未來則是可能發生的，「便」就可能允許兩解。

下面這組例句中「便」的立即義則相當清晰，因上下文中還出現一些提示的線索，見虛底線處。此組例句中「便」仍出現在承接複句語境中，一旦此用法與前承句不相連貫，如（31）所示，「便」的立即義用法便可確立了。

（40）

a. [雖奉符璽，受臺勑]α，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後漢書．桓榮丁鴻列傳．丁鴻》）

b. [若有不合]α，[乞且藏之書府]β，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

c.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β，不可便[用]，且徐緩之。（《三國志．魏書．鄧艾》）

d. 雄、澹諫曰：「[亂民飢疲]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魏書．衛操列傳．衛雄 姬澹》）

e. 珍曰：「[彼初至氣銳]β，未可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弊，擊之未晚。」（《魏書．韋閬列傳．珍》）

為何在否定句中「便」的語義容易轉化？張麗麗探討「即」與「就」這方面的演變時已留意到此點，並提出下面兩方面的解釋。[33] 第一，在此類用法中，否定後承句與前承句實屬轉折關係，而非承接關係，所以其承接功能容易脫落，而轉為立即義副詞。例句（38c, e）與（40a）出現讓步連詞「雖」正可說明此特性。第二，否定後承句和肯定後承句一樣會有承接義和立即義這兩種歧義，但在否定後承句歧義所造成的差異甚大，若理解為承接副詞，是不去執行，若理解為時間副詞，則是稍晚執行。是故語言使用者會儘管提供足夠訊息以避免歧義。到了唐朝，搭配否定句的「便」字句就很少見，我們推測也和這兩點因素有關。

除了立即義，「便」還能表示與之相對的早已義概念，也出現於南北朝。

（41）

a. 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b. 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後漢書．朱樂何列傳．穆》）

c. 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佑顧。（《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孫皓》注引《襄陽記》）

d.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北齊書．高乾列傳．弟昂》）

e. 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顏氏家訓．勉學》）

此用法的形成從上面這組用例便可看出。在這組例句中，只有例（41a）「便」之前不帶時間詞語，其他四例均有，如曲底線所示。前文提及，「便」可前接

33 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58。

時間表達出現於單句中，如「須臾便萎」、「今便委棄」，時間詞有充任條件的功能，這樣的句子可說是緊縮複句。在上面這組例子中，也可說是一樣的用法，只是搭配的時間表達不是如「須臾」的短時義，也不是如「今」的當下義，而是過去時，如「年五歲」、「兒童時」、「幼稚時」、「年始十二」等。在這樣的用法中，「便」的意思隨著前方時間表達的差異而分化，發展出立即義與早已義。

不過在歷史上，像例句（41a）這樣不前接時間詞而能表早已義的用例並不多見。下面是兩個辭書的例子，一例出自唐朝，一例出自清朝。

（42）

a. 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錫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墻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太平廣記·卷329·楊瑒》)[34]

b. 此刻逃難的人，都說德州便太平，我們就到德州罷。(《恨海》5回)[35]

整體而論，漢語史上「便」的立即義用法數量遠多於早已義，已發展為獨立成熟的用法，故本文將前者列為獨立句法功能，後者則列為引伸用法。

（三）其他副詞用法

過去許多文獻還區別「便」多種副詞用法，包括祈使、轉折、反詰、儘管、強調、限定等，我們認為前五種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以下將逐一探討。這五種用法中，除了強調副詞，其他均為臨時引伸用法，不但數量少，在判定上也是見仁見智，存有一定的討論空間。是故這些臨時引伸用法我們一律引自辭書或文獻，以學界已有定見為基礎展開討論。

34 此例轉引自江藍生、曹廣順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 24。

35 此例轉引自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卷 1，頁 1361。

第一種是「便」的祈使用法。此用法僅為《近代漢語虛詞詞典》所列，[36] 例句如下。

（43） 恁時節，便休卻外人般待我。（金《西廂記諸宮調》卷2）

我們認為此例即本文所稱的廣義承接用法。前所舉東漢六朝時期的廣義承接用例，見例（36），是說話者對聽者提出建議或要求，如「便說」、「便斟酌」、「便還精舍」、「便牽馬歸」、「便可去」等，也屬同類用法。如前所言，廣義承接用法衍生自承接用法，只是所承內涵由具體的前承句轉為抽象指涉，意思相當於「在此情況下，便……」。例句（43）的前承內容其實是出現在語境中，即前句的「恁時節」。

第二種是「便」的轉折用法。此用法過去受到廣泛重視，例句如下。

（44）

a. 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決，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為兩袒者也。（《藝文類聚》卷40 引《風俗通》）[37]

b. 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禮。阿夷便驚起，前禮太子足。（東漢《修行本起經》）[38]

c. 於是車匿，即行被馬，馬便跳踉，不可得近。（東漢《修行本起經》）[39]

d. 稽亭故人去，九里新人還，送一便迎兩，無有暫時閑。（《玉臺新詠．卷10．近代雜歌三首〈潯陽樂〉》）[40]

e. 宋襄城李頤，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

36 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347。

37 此例轉引自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5），頁 107。

38 同上註。

39 同上註。

40 此例轉引自王鍈，《詩詞曲語辭例釋》（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2。

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法苑珠林．思慎篇》）[41]

f. 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肤如珠。（《太平廣記．卷362．梁仲朋》）[42]

g. 衰草遠從烟際合，夕陽空趁水西流。恰好凭樓便回首，怕生愁。（宋 韓淮〈浣溪沙〉）[43]

h. 幸是宰相為黎庶，百姓便做了台輔。（《劉知遠諸宮調．知遠走慕家莊沙陀村入舍》）[44]

i. 往常時恁助歡娛，今日便躊躇。（《天寶遺事諸宮調．安祿山被貶造反．祿山別楊妃》）[45]

從承接到轉折是漢語中常見的演變。葛佳才廣泛探討漢語從承接到轉折的轉換，包括「便」、「乃」、「自」、「則」、「輒」這幾個詞，[46] 上組例句前三例即引自該文。另外，張麗麗也詳細探討了「卻」由承接副詞發展為轉折副詞的演變過程。[47] 無論「卻」是作承接副詞或轉折副詞，都是高頻副詞，可說是最好的證明。從承接到轉折的演變是很容易理解的，前後兩個事件，很可能在時間上具先後關係，但在事理上卻具轉折關係。我們知道，承接關聯詞可聯繫時間先後、因果、條件與假設關係，故其所聯繫的語義關係，往往需靠語境來分辨。因此，在同一語境中，若側重時間先後關係，「便」就還是承接副詞；若側重事理關係，「便」就成了轉折副詞。上面九個例子中，大多是兼表時間先後及事理轉折關係，皆允許兩解；只有例（44f, h, i）表對比關係，純為事理上的轉折。

第三種是「便」的反詰用法，表難道義。此用法過去也頗受重視，例句如下。

41 此例轉引自江藍生、曹廣順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唐五代語言詞典》，頁 24。

42 同上註。

43 此例轉引自王鎛，《詩詞曲語辭例釋》，頁 12。

44 「幸是」表原本是。此例轉引自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347，該書將此用法歸為「表示轉折的語氣副詞」。

45 同上註。

46 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頁 106-124。

47 張麗麗，〈轉折義副詞「反」、「卻」、「倒」的歷史演變與用法分布〉，《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267-271。

（45）

a. 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湯便可無張、許？（宋 劉克莊〈賀新郎〉）[48]

b. 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穎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宋 楊萬里〈游豐湖〉）[49]

c. 南風吹酒玉虹翻，便忍聽離絃聲斷。（宋 趙彥端〈雀橋仙．送路勉道赴長樂〉）[50]

d. 侵晨等到合昏箇，不曾湯個水米，便不餓損卑末！（金《西廂記諸宮調》卷3）[51]

e. 便不辱你爺、便不羞見我？我還待送斷你子個，卻又子母情腸意不過。（金《西廂記諸宮調》卷6）[52]

f. 你當初也是做人的來，你也曾照顧我來，我便下的要你做傭工、還舊帳？（元《東堂老勸破家子弟》第3折）[53]

---

48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3），頁 38，何樂士、敖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棻主編，《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頁 30，以及何樂士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頁 25。

49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頁 37，以及何樂士、敖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棻主編，《古代漢語虛詞通釋》，頁 30。

50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頁 38。

51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頁 38，例中「便不」表「豈不」，該書還舉了不少董西廂中此類用例。袁賓、段曉華、徐時儀、曹澂明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宋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 19-20，也舉了「便不」在董西廂的用例。

52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頁 38，袁賓、段曉華、徐時儀、曹澂明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宋語言詞典》，頁 19，以及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346。

53 此例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頁 38，李崇興、黃樹先、邵則遂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元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頁 22-23，以及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346。據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便下的」猶云「豈忍得」。

我們認為此用法也來自承接副詞。在這組用例中，「便」位於後分句，前後句之間一樣具有承接關係，只不過說話者對於其間的關係產生質疑。「便」帶領的多屬疑問句或驚嘆句，而表示質疑的語氣屬於言域，一般是出現在句首或句末，故位於句首的「便」很容易吸納句中質疑語氣而表示「難道」之義。例句（45e）中，崔鶯鶯的母親發現鶯鶯私情，唱道「便不辱你爺、便不羞見我」，在此「便」字句雖為首句，但這也是有所承的，就是指崔鶯鶯私下與張生相通之事。

第四種是「便」的儘管用法。此用法《近代漢語虛詞詞典》及張麗麗皆論及，[54] 用例如下。

（46）

a. 小生有一句話說敢道麼？（潔云）便道不妨。（元《崔鶯鶯待月西廂記．張君瑞鬧道場雜劇》第2折）

b. 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水滸傳》30回）

c. 大官人便說不妨。（《金瓶梅詞話》6回）

這組例句都是鼓勵對方做一件事，一律後接「不妨」。我們認為此用法中的「便」即是廣義承接用法。承前所論，廣義承接用法是主語提出建議或要求，帶有祈使功能。此組用例也屬祈使功能，但偏鼓勵性質，那是「不妨」所添加的，傳達出說話者不介意的態度。可以說「便道不妨」是「便說」的複句化，也是「便說」的客套化。

張麗麗則認為此用法源自縱予連詞，並另舉出下面這組用例，認為二者性質相近，均為「便X不／無Y」。[55] 我們不完全同意其觀點。下面這組用例也是「便」字句的複句化，但與上組用例性質大不相同。這組用例的功能在表明說話者決心，「便」後接最極端的情況「死」，而後承句則為「無怨」、「無悔懊」、「無恨」等顯示決心的表述。從等級（scalar）角度視之，縱予分句的特性就是引介極端狀況，故此類用例確實符合縱予分句特性。但上組用例中「便」所引介的並非極端狀況，不應等同視之。

54 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346。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119。

55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119。

（47）

a. 我有三件事，肯依竇娥，便死無怨。（《關漢卿戲曲集．搊天動地竇娥冤》）

b. 誰想半路裏這婦人把哥哥所算了，不由心焦躁，因此上著命身亡，便死呵并無悔懊。（《元刊雜劇三十種．鯁直張千替殺妻雜劇》）

c. 董尚書道：「此去太白山三千餘里，虎狼極多，孩兒年幼，如何去得？」仲舒道：「便死無恨，去心難留！」（《清平山堂話本．董永遇仙傳》）

無獨有偶，「儘管」這個詞本身也帶有這兩種概念。「你儘管吃，沒關係」是第一種概念，相當於盡量義，帶鼓勵語氣；「儘管死了也不後悔」則是第二種概念，相當於即使義。

第五種是「便」作強調副詞。張麗麗推測，強調副詞「便」可能源自承接副詞「便」，並提出兩組可以兩解的用例說明其共通性。[56] 第一組用例為條件複句，但是所描述情境卻異於常態，見例句（48）。一般情況下「乞粗存活」是不足慰餘年，「一鴨生百卵」則是稀奇的，因此這兩個例子容易帶有強調語氣。第二組用例則為充分條件複句，「凡」與「者」均為相應標誌，遍指所有相同的情境，且「便」後帶判斷動詞「是」，全句意思相當於「只要／舉凡……，就是……」，也容易帶有強調語氣。

（48）

a. 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世說新語．假譎》）

b. 足其粟豆，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齊民要術．養鵝鴨》）

（49）

a. 迦葉功德，修之便是。（東漢《中本起經》）[57]

56 同上註，頁 115。

57 此例為本文所添加。

b. 凡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也。（《齊民要術．雜說》）

c. 酒冷沸止，米有不消者，便是麴勢盡。（《齊民要術．造神麴並酒》）

仔細探查承接副詞「便」的演變後，我們同意其推論。強調副詞早期用例如下，[58]「便」都是搭配關係動詞，如「是」、「如」，所在句與前句大多仍帶有承接關係。只是此類用例不再是假想情境，而是描述事實，因此，這樣的句子更宜分析為帶句主語的主謂句，「便」出現在用於確認的關係動詞前因而具備強化確認的功能。例句（50d）乃以名詞組為主語的典型主謂句，更能支持此分析。

（50）

a. 復次須菩提：「三千大千國土人，悉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如恒邊沙佛剎人，皆供養是菩薩。」（東漢《道行般若經》）

b. 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論衡．無形》）

c. 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世說新語．術解》）

d. 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世說新語．任誕》）

e. 「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世說新語．文學》）

一旦聯繫條件複句的「便是／如」句用於表示事實，前後分句便有可能重新分析為單句的主謂語，「便」就有可能發展為強調副詞。有意思的是，從有利義動詞到承接副詞，是由於描述情境由普遍狀況轉為單一事實而引發的。成為承接副詞後，「便」搭配情境擴展到假想狀況，再次因為情境轉換而引發進一步語法化。但是，不像前述諸多副詞功能僅為承接副詞引伸用法，「便」的強調功能乃獨立詞類，其頻率不但要高得多，還發展出多種用法，見下一小節

58 例句（50）後四例轉引自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115。

的討論。

（四）連接與限定用法

張麗麗曾探討「便」的另一條語法化路徑，也就是從強調副詞發展出帶領縱予分句、假設分句、讓步分句的用法，而且不僅「便」如此，「即」與「就」也一樣從強調副詞發展出這幾種連接功能。[59] 以下是「便」帶領縱予分句、假設分句與「X便X」讓步分句的早期用例，[60] 皆取自該文。

（51）

a. 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晉《傅子．補遺下》）

b. 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魏書．僭晉司馬叡／紹列傳》）

c. 其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周書．李賢列傳》）

（52）

a. 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晉書．后妃列傳．惠賈皇后》）

b. 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列傳》）

c. 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

59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99-145。本文從該文分類，將「縱使」、「即使」等帶領的分句稱為縱予分句，「雖」、「雖然」等帶領的分句稱為讓步分句。

60 同上註，頁 115-117。六朝也見得到「X 便 X」的構式，如「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三國志．蜀書．張飛）。何樂士、敖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棻主編，《古代漢語虛詞通釋》，頁 31，認為此例中的「便」字句表讓步，但我們不同意。「X 便 X」其實有兩種類型，一種表讓步，能以「X 雖 X」替代，後接轉折分句，如例句（53）所示，其後分句常帶轉折連詞，如（53a）的「只是」；另一種表示說話者乾脆或無懼的態度，如同現代漢語「走就走」、「要說就說」的用法，不能以「X 雖 X」替代，多半後接反詰分句，如「走就走，誰怕誰」、「要說就說，怕什麼」，且後分句不帶轉折連詞。很明顯，六朝該用例屬第二種類型，而非表讓步的第一種類型。

天恩，賜以王禮。（《晉書．愍懷太子列傳》）

（53）

a. 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水滸傳》25回）

b. 為先的那和尚醜便醜，還有三分人相。（《西遊記》74回）

c. 只是死便死了，也留個骸骨，等我們好辦棺槨葬他。如今弄得屍首都沒了，這事怎處？（《醒世恆言》38卷）

據本文觀察，「便」這三種聯繫複句的用法中以縱予為主。此用法形成於六朝，發展於唐朝，從宋朝直到清朝均十分發達。另兩個用法則少見得多，假設用例要比讓步多些，例句（54）是歷代一些例子，讓步用例則多見於「X便X」構式，如例句（53）所示，像例句（55）這樣表讓步的一般句式並不多見。

（54）

a. 便萬里傳宣誰不羨，便萬里封侯誰不願。（宋 趙文〈最高樓．壽劉介叔〉）

b. 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朱子語類》卷4）

c. 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朱子語類》卷12）

d. 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即為所害。（《朱子語類》卷37）

e. 你交我降你漢家，這楚王不曾虧我。我便降漢，肯重用麼？（《元刊雜劇三十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雜劇》）

f. 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故尚未及此。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紅樓夢》66回）

（55）

a. 便是舊時簾外月，卻來小檻低窗。（宋 毛滂〈臨江仙．客有逢故人者代書其情〉）

b. 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去唱。（《紅樓夢》60回）

假設與讓步這兩種用法與縱予用法有相通之處，因而歷史上偶或見到「縱予／假設」或是「縱予／讓步」兩解的用例。縱予與假設皆可指陳某假想情境，不過縱予帶領的是極端狀況，而假設帶領的則為一般狀況，當後接事件可有兩種判定，便允許雙重理解，如例句（56）所示。而縱予與讓步複句則皆可表示違反常態發展的事理，但縱予分句多半指向極端的狀況，而讓步分句則多為一般的狀況，同樣地，一旦前分句可有兩種判定，一樣能造成歧義，如例句（57）所示。

（56）

a. 到那裏便早時也好，咱們歇息頭口，明日早行。（《老乞大諺解》）

b. 這般時，敢少了你飯，不妨事，便少時，我再做些箇便是。(《老乞大諺解》）

c. 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金瓶梅詞話》56回）

d. 有木頭的杯取個子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紅樓夢》41回）

e. 口內不外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半。（《紅樓夢》73回）

（57）

a. 便留春甚樂，樂了須悲。（宋 辛棄疾〈婆羅門引．用韻答趙晉臣敷文〉）

b. 近日花邊無舊雨，便寂寞、何曾吹淚。（宋 張炎〈真珠簾．梨花〉）

c. 便鳳去臺空，莫厭頻遊此。（宋 梁棟〈摸魚兒．登鳳凰臺〉）

d. 便不然學稼，猶有相牛翁。（宋 吳編修〈八聲甘州．吳編修解任〉）

e. 他便比別人嬌些，也不至這樣起來。（《紅樓夢》77回）

基於三者具有共通特性，強調副詞得以在發展出縱予連詞的功能之餘，也偶爾

衍生出另兩種連詞用法。

最後，「便」還有限定用法，但歷史上少見。

（58） 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61]

由於目前蒐集到的例子不多，很難判定其來源。我們參考「即」與「就」的此類用法，初步推測此用法是從強調副詞發展而成。「就」在現代漢語有限定用法，下面是呂叔湘所舉的例子。[62]

（59）

a. 老兩口就一個兒子。

b. 我就要這個，不要別的。

c. 昨天就他沒來。

d. 他就要了三張票，沒多要。

這組例子中的「就」經常要重讀，如後三例。重讀是強調副詞的語音特性，這是此用法源自強調副詞的證據。而且這幾個重讀例子中的「就」都能以「就是」替代，也可見出強調副詞的影子。據許娟，「就」限定用法要到清朝才發展成熟，直至晚清數量才多起來，用例如下。[63]

（60）

a. 就剩下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紅樓夢》52回）

b. 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紅樓夢》117回）

61 此例轉引自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卷 1，頁 1361。

62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316。

63 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03），頁 22-23。例句（60a,c）轉引自該文頁 24。

c. 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兒女英雄傳》2回）

該文認為此用法是源自強調副詞，本文同意。我們在清朝語料中檢索到下面一些可以兩解的用例。

（61）

a. 又傳旨教內宮官排宴，着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就為添妝餪子，以待十二日佳配。（《西遊記》94回）

b. 于是迎春放下卓兒，就是幾碟醃雞兒嗄飯，細巧菓菜之類。（《金瓶梅詞話》38回）

c. 倒是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紅樓夢》67回）

是故，根據「就」發展出限定用法的情況，我們間接推判「便」的限定用法也來自強調副詞。

綜合本節討論，「便」的三種連接功能與限定用法應都源自強調副詞。

四、討論

總結本文討論，我們認為「便」經歷下列語法化演變，各用法出現時代則列於下方或後方。如前所述，部分用法的例句主要取自各辭書，故其出現時代僅能就所引用例暫訂之。

I	II	III	IV		
有利義動詞	>趁便義用法	>**承接副詞**	>**立即義副詞**	[南北朝]	
[先秦]	[西漢]	[東漢]	早已義用法	[南北朝]	
			祈使用法	[東漢]	
			轉折用法	[東漢]	
			反詰用法	[宋朝](暫訂)	
			儘管用法	[元朝](暫訂)	
			強調副詞	>**縱予連詞**	[南北朝]
			[東漢]	假設用法	[南北朝]
				讓步用法	[宋朝](暫訂)
				限定用法	[南北朝](暫訂)

無獨有偶，此多元發展並不限於「便」，歷史上「即」與「就」不但也發展出多元用法，所發展出的功能也極相近。下面是「即」與「就」的相關用例，立即義副詞見例（62）、早已義用法見例（63）、祈使用法（廣義承接用法）見例（64）、轉折用法見例（65）、反詰用法見例（66）、儘管用法見例（67）、強調副詞見例（68）、縱予連詞見例（69）、假設用法見例（70）、讓步用法兩種格式分見例（71），（72）、限定用法則見例（73）。其中，我們只找到「就只」表轉折，「即管」表儘管，見例句（65b）與（67a），也沒找到「就」表假設與讓步的用例。[64]

（62）

a.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左傳・僖24》）

b. 國王道：「鄉老且退，就有雨來也。」（《西遊記》45回）

（63）

a. 漢代之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宋書・律歷志・

64 二詞發展出立即義副詞、早已義用法與祈使用法的例句轉引自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16卷第2期（2015年1月），頁140、145、150、153、155，轉折用法、強調副詞、縱予連詞、假設用法與讓步用法則轉引自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1期（2009年11月），頁100、101、109。

下》）

b. 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金瓶梅詞話》8回）

（64）

a. 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史記．滑稽列傳》）

b. （正旦云）相公也，你就辭了姑姑，喏便索長行也。（《關漢卿戲曲集．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65）

a.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史記．蘇秦列傳》）

b. 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紅樓夢》43回）

（66）

a. 汝本貧窮人也，今幸得錢即欲買妾耶？（《訓世評話下》）

b. 哥哥兒，你醉的眼花恁樣了，簪子落地下，就看不見？（《金瓶梅詞話》8回）

（67）

a. 汝因何事，即管說出無妨。（《閩都別記》375回）

b. 李春道：「蒼頭不在，你就捧出不妨。」（《醋葫蘆》6回）

（68）

a.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b. 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南齊書．王僧虔／寂列傳》）

（69）

a. 今漢兵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史記．東越列傳》）

b.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荀彧》）

（70） 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公羊．莊32》）

（71） 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戰國策．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

（72） 小即小，叫得暢唓輒。（金《西廂記諸宮調》卷7）

（73）

a. 太子遂問：「即此老人[一]箇老，為復盡皆如此？」（《變文・太子成道經》）[65]

b. 妹子，你為甚麼就要嫁他？（《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救風塵》）[66]

雖然「即」與「就」也發展出幾乎一致的用法，但其語法化路徑不必然與「便」完全一致。綜合張麗麗三文研究，[67]「即」和「就」表現出與「便」共通的演變環節有：從承接副詞到立即義與早已義用法、從強調副詞到縱予、假設、讓步用法，但是各詞的承接副詞來源是不同的，強調副詞來源亦不同。無論如何，三詞的演變說明，只要發展出承接副詞與強調副詞，便可從中發展出豐富的句法功能。那麼，承接副詞與強調副詞究竟具備何種特質而能有如此豐富的語法化演變？

表二：「便」、「即」、就」用法分布

	便	即	就
1. 承接副詞	V	V	V
2. 立即義副詞	V	V	V
3. 早已義用法	V	V	V
4. 祈使用法	V	V	V
5. 轉折用法	V	V	V
6. 反詰用法	V	V	V
7. 儘管用法	V	V	V

65 此例轉引自江藍生、曹廣順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唐五代語言詞典》，頁 174。

66 此例轉引自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頁 469。

67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99-145。張麗麗，〈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臺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 年 9 月），頁 309-358。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39-168。

8. 強調副詞	V	V	V
9. 縱予連詞	V	V	V
10. 假設用法	V	V	
11. 讓步用法	V	V	
12. 限定用法	V	V	V

如前所述，承接副詞可聯繫承接、因果、假設、條件等多種複句，可說包攬漢語最基本的複句類型。這些複句均體現漢語排序上的象似性原則，在此類表達中，基本說來是可以不帶關聯詞的。例如：

（74）

a. 主任接過卷宗，（就）交給隨從。──承接關係

b. 大夥一看情況不妙，（就）紛紛避開。──因果關係

c. 如果下雨，那麼（就）改去電影院看電影。──假設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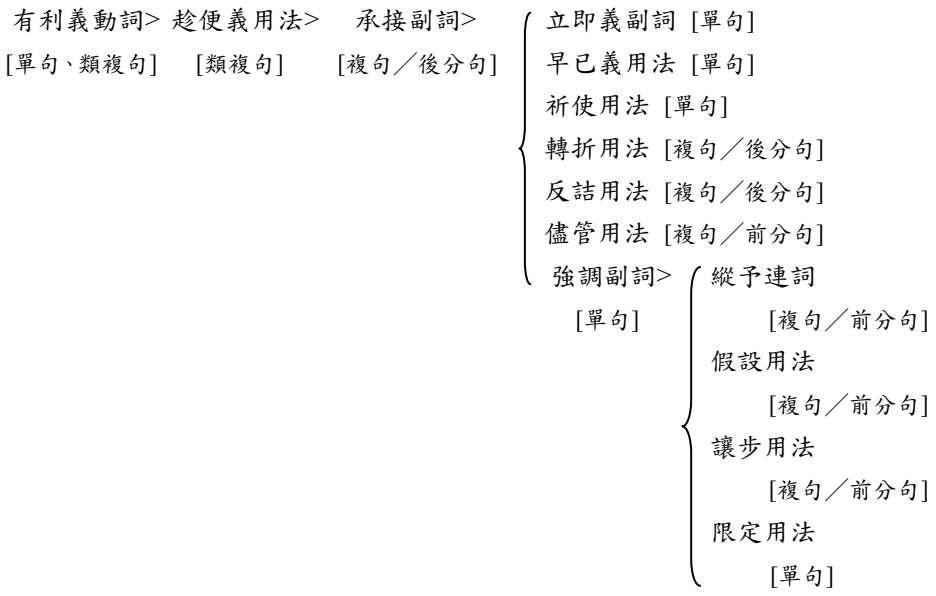
d. 只要答應他，（就）可省去不少麻煩。──條件關係

承接功能詞連接範圍廣泛，又常能省略，可以說是句中的羨餘成分，因而容易吸納句中語法義而發展出其他用法。從承接到立即義用法，受到四種用法的促成，包含立即義承接用法、以時間詞為前承條件的用法、廣義承接用法、否定承接用法，在這些用法中上下文均可能蘊涵立即義而燻染了「便」；從承接到祈使用法，是由於廣義承接用法多用於祈使，「便」就沾染了祈使語氣；從承接到轉折，是在維持時間先後關係的前提下，添加事理上的逆反關係而發展出的，可以說，轉折義是由語境推得而附加上的；從承接到反詰，也是維持時間先後關係，但由於後分句為疑問句或驚嘆句，表現說話者質疑的態度，因而在承接功能上添加反詰語氣；從承接到儘管，是祈使用法的複句化與客套化，「便VP不妨」構式所蘊涵的儘管義也由「便」所吸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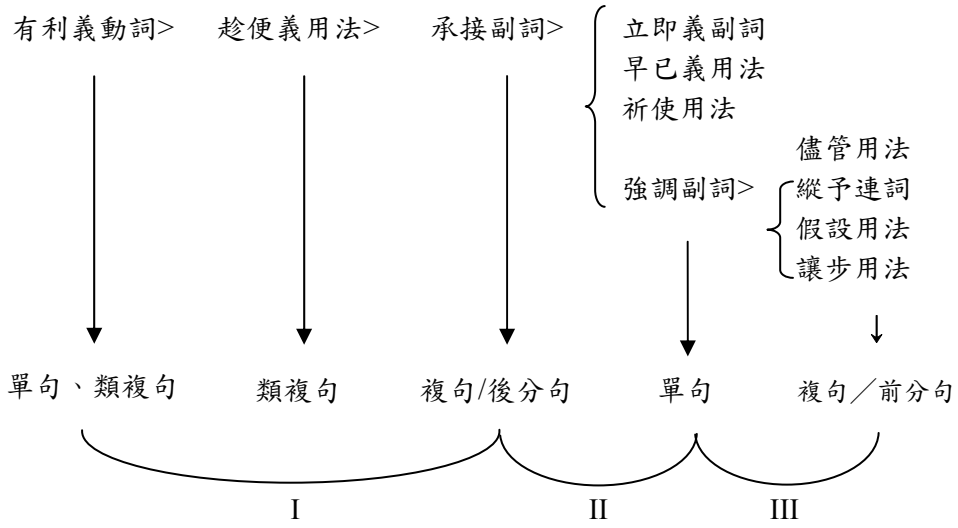
至於強調副詞，也是概念空泛的功能詞，故也容易吸納句中的語法義。如前文所述，強調副詞有強化語氣功能，適合帶領屬極端狀況的縱予分句，繼而因吸納語境義發展為縱予連詞。而縱予與假設或讓步均有共通特性，故偶爾也發展出這兩種連接用法。此外，當強調副詞用於強調數量或範圍，往往就隱含限定義，因而發展出限定用法。

「便」的語法化演變中，有一項值得留意的變化，即各階段用法所搭配的

語境交錯分布於單句與複句，如下圖方括弧所示，列於各用法的下方或後方。



茲抽出其中語境出現變化者簡列於下，可分三階段轉變（如I、II、III所示）：



在第I階段的演變中，「便」不但從動詞發展為副詞，所在語境也從單句轉為複句。如前文所論，其語境擴展關鍵在於動詞「便」的使動用法已隱涵此特性，其主賓語均可以是獨立事件，在句法上可分別由單句表示，且動詞「便」之前常出現「以」、「而」、「且」、「則」等多種連接關聯詞。這樣的用法與複句相近，因而得以發展出聯繫複句的用法。

在第II階段的演變中，「便」所搭配語境又從複句轉為單句。張麗麗（2015）一文探討「即」與「就」發展出時間副詞的演變，特別指出這樣的語境轉換是透過壓縮與拆解兩種手法造成。[68] 壓縮的方式又可分成兩種：或是以單詞為條件，替代前分句的功能，如「他明天便到」中的「明天」是「到」的條件；或是從具體存在前承句轉為說話者心中預設一個前承狀態，也就是祈使用法（廣義承接用法），如「便這麼辦吧」。至於拆解的方式，就是直接消解所在句與前承句的承接關係，如前文所論，這在否定語境中特別容易形成。至於從承接到強調，又是另一種壓縮方式，是前分句壓縮為主語、後分句壓縮為謂語而成。

在第III階段的演變中，強調副詞具有承認某狀況的作用，故可作為前提，引發後方論述，因而進入多種複句語境。另外，儘管用法如「便道不妨」，則是祈使用法作為前提而進入複句語境。

一般說來，複句關聯詞的語法程度較高，多半是演變後期形成的。是故階段I與階段III均符合此演變傾向。但是階段II卻是反其道而行，由聯繫複句的功能詞發展為一般功能詞，那麼，這是否違反語法化中的單向行原則呢？張麗麗一文就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進行比較，[69] 認為並不至於，因為「即」、「便」、「就」三詞並非單純的立即義副詞，其實帶有時態助詞特性，且其主觀性也要比承接副詞高。不過該文並未論及此階段其他三種用法。早已義用法與立即義副詞形成途徑相當，故語法程度也比較高。祈使用法為本文所定義之廣義承接用法，實屬承接用法的一個次類，且其主觀化程度相對也較高，因多用於表示說話者的祈使語氣，故亦不構成威脅。強調副詞相對於承接副詞，其主觀化程度也相對較高，因為強調語氣反映說話者的主觀判定。可以這麼說，由於承接副詞乃最基本關聯副詞，聯繫的是最自然的事理關係，主觀性低，故有機會添加各種語境義或說話者語氣而發展出語法程度較高、主觀性也較高的各式語法功能。而且階段II的演變都是從副詞發展為副詞，基本說來在詞性上並無二致。

68 張麗麗，〈「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 16 卷第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59。

69 同上註，頁 159-161。

五、總結

作為東漢至清朝極為活躍的承接關聯詞，「便」語法功能的來源可謂漢語史的基本課題。本文針對此問題開展，一併探討其他多種語法功能的形成，勾勒出「便」的語法化輪廓，並指出其演變的幾項關鍵點。第一，「便」得以發展出聯繫複句的功能，是其動詞特性使然。動詞「便」主要表有利義，且有使動用法，「X便Y」中X與Y為致使關係，故蘊含目的關係，且其主賓語皆允許動詞組或子句充任，因而奠定發展為複句的基礎。目的關係本就含有時間先後及因果關係，一旦「便」用於陳述實然事態，就發展為承接副詞。是故，「便」首先發展出的副詞功能是承接副詞，而非立即義時間副詞，與「即」、「就」的情況一樣。第二，「便」之所以有如此豐富的語法化發展，與承接副詞及強調副詞的句法特性有關。承接副詞用於聯繫漢語多種基本複句，前後句的事理關係均符合漢語常態論述次序，故其句法負擔低，因而容易吸納語境義而發展出新的用法；強調副詞的意義也相當空泛，但其強調特性有利於引介極端狀況或是用於限定，因而發展出多種連詞功能與限定用法。這一點也是「便」與「即」、「就」所共通的，是故三詞均表現出豐富且一致的多重語法化演變。第三，從承接副詞發展出多種副詞用法，看似違背語法化中的單向性假設，因為一般說來複句關聯詞的語法化程度較高，應位於演變後端，但若根據各用法的主觀性判定，承接副詞顯然低於後出的各種副詞用法，故其語法化程度反而較低，並未違背該假設。

附錄

以下為29部反映東漢口語的佛經中疑似立即義副詞的用例，[70] 共九例，但本文均判定為承接副詞，理由列於各例後方。本文區別承接副詞與立即義副詞的標準請見註解30。

(1) 便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敕，飛出其家，諸長者子輩，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住虛空，白佛言：「眾嚴畢辦，唯願枉尊。」（東漢《中本起經》）

——此例的「便」字句看來與前句似無承接關係，但若擴大觀察語境，可得知是因神的幫助，箭化作華，鸚鵡才得以前往佛所，故「便」字句仍與前文具承接關係。

(2) 佛為說法，逮無垢法眼，退席白佛：「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便[成沙門]。（東漢《中本起經》）

——此句標點會影響文意。據上下文可知，是在佛應允了「善來！比丘。」這句話後，弟子寶稱就成了沙門，故為承接用法。

(3) 阿難白言：「已見佛謂阿難，諸夫人因是歡喜，為我作禮而自發心合會功德。[壽終已後離於母人]，當得男子便[生兜術天上]。……」（東漢《佛說佗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例中的「兜術天」是佛教中第四層天，此句意思當為「死後離開母親，就成為男子生於兜術天」，故為承接用法。。

(4) 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行暴害、心專妒嫉。[能撿此三]，雖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貴自由。（東漢《中本起經》）

——例中的「撿」是收斂的意思，「便」究竟表立即義，還是承接義，端視「得泥洹」是否在後來能實現。如能實現，「未便」就是「不能夠立即」，為立即義副詞；如不能實現，「未便」就是「不能夠因此而」，為承接副詞。據上下文，此例應是第二種情況，雖未能達到「得泥洹（得涅槃）」的最高境界，但也能到達「豪貴自由」的境界。

(5) 何謂三十二事？用意安，一；所作安，二；……為人所愛，八；為諸天所歎，九；為龍閱叉犍陀羅所護，十；……[為諸佛之所讚]便[能行護法]，十四；……；所生不離諸佛法，十七；[所生]便[知宿命]，十八；所生

70 參考 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 14 輯，頁 197-225。

愛，十九；……（東漢《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在這三十二事中「所 V」可以表示所 V 的事情，也可以表示被 V，第十七、十八、十九事均以「所生」開頭，在此「所生」表示被生下，而非所生的事物，故「所生便知宿命」則是指被生下就知道自己的宿命，為承接用法。前文「為諸佛之所讚便能行護法」亦為承接用法。

(6) 忉利迦翼天人，[持天華飛在空中立]便[散佛上]。（東漢《道行般若經》）

——此例斷句方式會左右「便」字用法的判定。「持天華飛在空中，立便散佛上」與「持天華飛在空中立，便散佛上」這兩種斷法都有可能。參考同部佛經其他用例，正確斷法應是後者，因該佛經中的神魔經常能夠在空中駐足，例如「如是弊魔便往飛在虛空中立，作是語……」或是「上方虛空中化作佛，在空中立言……」。

(7) 太子默然而逝，[復前念言：「今我入山，當用寶衣為。世間癡人，皆為財所危。」]即便[見獵師驅遊被法衣]。太子喜念言：「此則真人衣，度世慈悲服。……」（東漢《修行本起經》）

——此例標點是作者據文意補添的，判定關鍵在太子談話內容包含到哪一句。由於後面太子又說了一句話，故前面應有停頓處。我們這是認為最合理的斷句，意思當為：當太子說出該句話時，就見到獵師批法衣，前後句具承接關係，且是由「即便」聯繫。

(8) 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漯披。過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東漢《中本起經》）

——「奄」是忽然的意思，意思是「禮畢後回頭，忽然就天黑了」，是為承接用法。

(9) 伅真陀羅自念：「諸比丘菩薩上至佛，皆當還去。」[欲令因伅真陀羅神足]，而還便[化作交露車，縱廣三百里皆悉眾寶，無央數寶以為諸樹]。（東漢《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此例中的「還便」是立即便的意思，在「便」前有立即義副詞「還」，可見「便」不表立即義。此例意思應該是「伅真陀羅才有仰賴自己神通力量的想法，就立即變化出有珠串帷幔的車子……」，亦屬承接用法。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孔穎達等，《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二、近人論著

Zürcher E.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97-225，1987。

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0。

王克仲，〈意合法對假設義類詞形成的作用〉，《中國語文》總第219期，頁439-447，1990年11月。

王鎛，《詩詞曲語辭例釋》，北京：中華書局，1988。

江藍生、曹廣順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何樂士、敖鏡浩、王克仲、麥梅翹、王海棻主編，《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何樂士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6。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總第62期，頁24-29，1997年2月。

李崇興、黃樹先、邵則遂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元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姚琳，〈由「立」組成的短時類時間副詞的演化〉，《南開語言學刊》總第7期，頁75-81，2006年6月。

封傳兵，〈「即」的語法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頁66-68，2011年5月。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189-201，2005。

袁賓、段曉華、徐時儀、曹澂明編著，劉堅、江藍生主編，《宋語言詞典》，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臺北：洪葉文化公司，1993。

張清常、王延棟，《戰國策箋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71期，頁99-145，2009年11月。

———，〈轉折義副詞「反」、「卻」、「倒」的歷史演變與用法分布〉，《漢學研究》第29卷第4期，頁253-288，2011年12月。

———，〈從回指到承接——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臺大中文學報》第38期，頁309-358，2012年9月。

———，〈「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語言暨語言學》第16卷第2期，頁139-168，2015年1月。

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總第199期，頁288-294，1987年7月。

許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2003。

陳全靜，《漢語並列式雙音時間副詞的詞匯化及相關問題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2004。

葛佳才，《東漢副詞系統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05。

雷文治，《近代漢語虛詞詞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

A Study of Bian's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 Li-l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ian 便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early Mandarin Chinese by tracing its evolvement of using as a verb into twelve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accordingly constructs its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the path the consecutive and emphatic adverbs are two key grammatical functions since most adverbial and conjunctional functions of Bian are derived from them. In addition to Bian, Ji 即 and Jiu 就 underwent the sam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lso have developed the twelve functions as Bian has. This similarity indicates that th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we propose in this article is representativ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My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of consecutive and emphatic adverb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Bian's poly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us confirm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words does not contradict 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

Key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polygrammaticalization, consecutive adverbs, emphatic adverbs, the 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